

北京人艺走过六十
年了,从《蔡文姬》《茶馆》到《雷雨》《天下第一楼》,上海人依然对她情有独钟。这次他们带来五部戏,大都未上演票已告罄。首演的《知己》,取材于清康熙年间的一段史实,既非风月,又无搞笑,甚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针砭现实,大凡今日演艺市场的商业元素好像都无。但竟然场场爆满,场内空气凝重,剧终掌声不息,由此可见北京人艺文脉相传,文化厚重。也可见上海观众的鉴赏水平,知道什么是好东西。

一台好戏离不开一个好本子,这就好像一个城市的发展先得有个好规划一样。多少年来,北京人艺重视编剧,在剧本上花的功夫很深,取什么材,选什么戏从不轻易出手。《知己》写两个读书人的故事:吴兆骞因科场案蒙冤,被朝廷发配宁古塔。他的知己顾贞观生性孤傲,为救好友屈身居相府十余年做门客,他自嘲为“偷生”。公子纳兰性德器重顾的才学,视他为良师益友。经顾贞观多年苦求,终于通过公子求得明珠说动皇上,放出吴兆骞。史料从宁古塔出来的知己,已成魂不附体、处处阿谀的小人,顾惊诧之余愤然离去。据说编剧写这个本子花了近十年。选这样一个清史小插曲为大戏,编导一定有他们对现实的观照,而这份观照又能获得观众强烈共鸣,这就是功力了。

在一个人与人关系日益简化为利益关系的世界里,“知己”永远是

看北京人艺的《知己》

陈保平

人们既渴望又难得的稀缺资源。即便是父子、夫妻、兄弟,也未必就是“知己”。纳兰性德对顾贞观可谓情深谊重,他读了顾贞观思念吴季子的两阕“金缕曲”深受感动,誓言要为顾“绝塞生还吴季子”,他是一个“以风雅为性命,以朋友为肺腑”的佳公子,但他并不理解顾贞观屈身坐馆明珠府的“偷生”之痛,所以他只是器材,是朋友,仍称不上“知己”。顾贞观与纳兰性德的戏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笔墨,是对“知己”这种关系的深入阐述。人的一生可有许多朋友,但得一知己难矣。

然这部戏的精彩之处是人的异化,吴兆骞流放宁古塔的悲惨遭遇虽未著一景一戏,但被救的吴季子卑躬屈膝,与罹难前的英雄气判若两人。虽从人物性格的变化看有点突兀,但终究让人们对于宁古塔的非人境遇浮想联翩。环境对人性的扭曲是整部戏最为震撼的部分。你以为是这个人知根知底,是知己,其实并不知在特殊境遇下人性会变化,变得彼此不认识。如何看待这种变化,似是编导对复杂人性的深入探讨。顾贞观离开明珠府后遇吴兆骞的耿直夫婿却被贬,全家欲与吴断绝关系,顾却竭力相劝,他最后进出



的那句话:“毕竟我们谁都没去过宁古塔啊!”可谓点睛之笔。编剧郭启宏说:“知己云者,似有多种演绎,设若存在一百种,一千种,还会延伸出一百零一种,一千零一种,叫宽容。”这样的阐述笔者不敢苟同,因为宽容只是一种态度,至多是理解对方,并非知己者在价值观上的认同,士可为知己者死,但士会不会为“被宽容者”死?肯定要打个问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宽容并非“知己”的准确阐述。且从戏的结尾看,顾贞观最后出城返乡,是满怀悲伤和迷茫,与戏开头进城追寻蒙冤的知己心情已完全不同。笔者倒有另外一种解读求教于各位:顾贞观那句关于宁古塔的慨叹,言下之意,如果我们在宁古塔呆过,是否也会变得像吴季子那样形神分离?这是严峻的拷问,是中国读书人的自省和纠结。“威武不能屈、富贵不能淫、贫贱不能移。”真能做到么?在这点上,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未必“知己”,只有经历过了,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(历史上确有苏武、司马迁那样虽受磨难但良知未泯的读书人)。只有共同的经历才有可能(但并不一定)成为“知己”。从现代人的眼光看,“知己”更像是一种理想中的人际关系,她是美好的,值得我们一生去寻求、去付出,但要真正得到很难,顾贞观最终也并未得一知己。或许这才是《知己》这部戏更为深刻的含意。

刹车失灵

张欣

一位著名的舞蹈家,在飞机上被人们认了出来,大家都想看她跳舞,百般邀请,她不同意,而且飞机上哪有多余的空间?但后来她还是跳了类似肩上或掌中这样的美丽舞蹈,然而她一发不可收拾,直跳到飞机降落空姐干预,观众也从热烈变成尴尬,成为笑谈。这就是刹车失灵。

我们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现象,开始挺正常的,看上去很美,直至流行到臭大街还有人稳步后尘。其实所谓时尚,就是一种区别。

再如一个人有一两件奢侈品是点缀,但是在奢侈品堆里大秀特秀就是刹车失灵。电视里无数的法制节目里,恨恨难当,双泪长流的嫌犯有多少是因为小事发生口角,继而变成争斗,最终惹出命案?这也是刹车失灵。

也就是说,通常,我们在极度快乐和极度愤怒中,都有可能不计后果。过把瘾就死可以是一句台词,但生活中却不可履行,因为后果可能伤不起。

我们管理自己的情绪,启动刹车时会有不快或者难受的症状出现,比如受了委屈,比如很想把事情说清楚,再比如失恋时自残或者想干脆一死了之,大家干净。这时浅意识里若可以启动刹车功能,情况真的会好得多,但当时那一刻却是无论如何忍不了,过不去了。

经常听到有人说,我受够了。可是生活就是受够之后重新再受啊,而刹车就是停,就是把整件事放一放不作任何处理,避免意外发生。

时间能治百病。关键是学会停顿片刻,之后会出现奇怪的现象:完美无缺的事物可能褪去光环,神憎鬼厌的对手竟然可以一笑泯恩仇。如果时光逝去,吸引你的东西依然吸引,憎恨的人只想他死,那时再作计较也是一样的。

不抛弃,不放弃肯定是一种人生的境界,但是不强求,不纠结也是人生必须修炼的内功。一部车没有刹车不仅可怕,也没有人敢开着它上路。但是不具备刹车功能的人,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。

所以,知止是至高的智慧。

回头张望当初,汉字萌动成形,中国先人看着太阳起啊落啊,于是有了圆形的象形文字“日”。

“圆”形之中加个“一点”,有形之中,指向了中国先人对太阳的模糊认识。慢慢地,中国先人创造农耕文明之际,获太阳之指引,得太阳之启示,受太阳之普惠,创造了一整套带着“圆”意识的中国智慧。俺们中国人最典型的传统生活,很简单,一个圆,就是一个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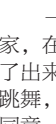
大约是2008年的某一天,在纸上不时耕耘着的我,忽然感悟到:在年去



序跋精粹

序跋精粹

序跋精粹

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纸博

夏日感赋三首

侯军

伏暑燎沉香(注1)(七律一首)

博山炉冷篆香残,盛世奇楠烬复燃。
鼻享清醇风入定,心驰净域鼎含烟。
瑶琴澄澈闻淥水,茶盏轻盈现蒙山(注2)。
龙麝珍稀当庇护,深山朽木伴流年。

注:1.唐代词人周邦彦《苏幕遮》词中,有“燎沉香,消溽暑”句。2.淥水,古琴曲;蒙山,名茶。白居易《琴茶》诗:“琴里知闻唯淥水,茶中故旧是蒙山。”琴和茶皆为古代文人用以佐香之物。

秦岭小住(七绝二首)

进山初夜

一山拥翠破窗入,盈耳泉鸣若管弦。
夜半虫吟扰甜梦,起看星斗正满天。

窗景

晨对晴光夕对阴,前窗苍翠后窗云。
窗根取景成画框,你我均为画中人。



村口(油画)

熊建奇

究这农村吃喝行为里有何文化内涵。等读完书,到了江南,工作了好一段时间,特别是在跟着时光走、每过两周就写一个节气随笔当中,我越来越强烈意识到:过去的人,生活在“节气”中;现在的人,生活在“天气”中,不断在体会,不断在做着合着时序的事;生活在“天气”中,不断在听着天气预报,不断有人在抱怨天气。由此酝酿得句:“大气磅礴,渔樵耕读节气里。荡气回肠,围城蜗居天气中。”

我

我

我

8月1日11时40分,在轰鸣声中,CA7021航班飞上云端。目的地:伦敦。

顾不上欣赏窗外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,我静静靠在椅背上。脑海中,仿佛放电影一般,上海健儿的自信笑容一个个从眼前闪过。将此行几项重点工作安排梳理了一遍之后,我轻轻闭上双眼,开始为接下来马不停蹄的两周储备能量。

临行前,有一位记者问我,上一次来伦敦时,我还是一个男排运动员,时隔几十年,再一次前往伦敦,身份不同,心情有何变化?说实话,我真没有留意到“故地重游”的心绪。对于我来说,无论是过去打比赛、当教练,还是现在抓保障,在意的只是运动员的赛场表现,至于身处何时、何地,丝毫放在心上。所以,虽然曾经为了参加男排比赛去过两三次伦敦,但如今回想起来,记忆已然模糊,电视画面中出现的那一个个地标,竟然有不少都叫不出名字了。

在我出发前,上海体育职业学院的一些同事们已经飞往伦敦去打前站了,这几天,传回来的消息都让人很踏实:38名上海籍选手中,31人是我们学院的兵,这份责任和压力,可想而知。开赛几天来,大家的情况都很正常有序,没有出现伤病,吴敏霞等选手还如愿站上了冠军领奖台。回想起在壮行仪式上他们的齐声呐喊“我们准备好了!”我想,现在的他们,真的准备好了!

2012年,是我第二次参与奥运盛会,但我与奥林匹克的缘分却要追溯到更早。这其中,有伤感,有无奈,有遗憾,也有自豪。

在气流的颠簸中,我的思绪也乘上了时光穿梭机,上下起伏,往事一一浮现。

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79年12月,我参加的中国男排在第二届亚锦赛上力克对手,首次夺得洲际比赛冠军。在

油画“西藏组画”——充满生命年轮的老人、栅栏边身着藏袍的男孩、充满少女光泽的姑娘、土墙旁的蜷尾狗、残垣边的山羊。画家通过易变的、流动的阳光、颤动的空气,永远活动而不知道静止的大自然,竭力以视觉的可靠性把它画下来,他把西藏采风全粘在凝重的画幅上,凡是熟悉西藏生活的人,在这些略

全国人民的欢呼声中,我们每一个“中国男排黄金一代”成员都憧憬着下一站——奥运会。可惜,由于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,我和汪嘉伟等不少老队员未及功成便已身退。1984年,因为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抵制在美国举办的奥运会,中国男排戏剧性地获得一张入场券。当时,主教练邹志华曾考虑重新征召我和汪嘉伟等老队员归队,因为种种原因,我再次与奥运会失之交臂。

后来,担任男排教练,我也把带领队伍跻身奥运赛场视为目标,未能如愿,一生抱憾。

2008年,北京奥运会,我终于得以亲历——当时的我,担任着上海体育局第一球类中心主任和上海体育职业学院副院长,义不容辞加入为到上海籍运动员提供后勤保障的工作中。在北京亲眼见证中国人摘金夺银势如破竹的劲头,那种气贯长虹,每个亲历者都会铭记不忘。

如今,我身为上海体育职业学院院长,为上海选手提供后勤保障的任务没有变,但看奥运会的着眼点较四年前又有不同,走出了范围较窄的球类项目,更加着眼全局。

临行前,我和同事们一直在观看各种比赛,分析赛场形势,了解自己和对手的情况。朋友不时发来短信,感慨场上瞬息万变的风云变化。对我来说,这些却司空见惯,40多年的竞技体育生涯早已教会我,每一个站上奥运会竞技场的选手都是强者,场上一切看上去惊人的变化都是再合理、正常不过了;而不可预测的结果,恰恰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。在这里,没有什么黑马,没有什么“临时抱佛脚”,没有什么“探囊取物”,只有靠实力,再加上一点点的运气。

(整理:孙云) 明请读一篇《体操男团夺冠无悬念》。我看伦敦奥运

美从个中来

吴纪椿

继续发掘油画艺术的无穷魅力——造型的坚实和色彩的蕴藉是他的追求,对于油画肌理的表现力有着非比寻常的认识,编织进他充满力度的绘画中的每一角落。”

熊建奇不太推崇西洋画的辉煌设色,更注重绘画性所特有的肌理效果和厚实感,因此著名的美国写实主义画家魏

斯笔下和顺的黑人、脆弱的女孩,斜影下的静物、没有涂漆的木屋以及荒凉的海滩,常令他心追手摹。精湛的技法、高度的主观,使熊建奇体验到画的魅力在于一种渗入人们内心的气氛,一种线条的力量。他说:我很喜欢魏斯严峻的思考,画面上孤独的地平线令我神往。

即便是惠安海滩,还是乡野人物,有人问他,你为什么画得如此沉重?这使他想到魏斯的座右铭:“我是通过实验和错误才画出每一幅画的。”美学家常常是个孤独者,当他跋涉在甘肃夏河藏胞生活区时是这样,最近他告诉我,将西行阿坝去寻觅新的创作灵感。

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